

◆ 史海泛舟

史册中的皇家春节

章宪法

春节堪称中国传统节日之最，皇家春节无疑是传统节日顶级版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故宫与皇家生活》，以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备的方式，揭开了宫廷中肃穆而繁缛的典礼。

皇家的春节，实际上是从腊月（农历十二月）初一就开始了。清宫习俗，其节令习俗沿袭明宫或更为古老，也保有部分满族旧俗，其后影响整个民间。

初一日，皇帝开笔书写“福”字。只写一个字，一天能写很多。其中的第一个“福”字，要挂在乾清宫正殿。剩下的“福”字，分赐王公大臣及内廷翰林等朝廷官员。能得到御赐“福”字，大臣自然奉为至宝，这也是我们今天仍能见到御书“福”字的原因所在。

初八日，民间家家都喝“腊八粥”。民间以为，“腊八粥”应该放八种食材。其实不是，皇家的“腊八粥”只放坚果，但仪式感极强：煮粥时，要派王公大臣到雍和宫监视，煮好之后先供佛。皇帝当然要品尝“腊八粥”，但目的是要被除不祥，因为这一习俗起源于腊月禳祭，以驱逐疫鬼为目的，跟解馋没关系。

每年过“小年”，南方、北方的网民都要争论不休：“小年”到底是腊月二十三，还是二十四？清宫的“小年”，是腊月二十三。这一天，民间要祭灶神，皇家也祭灶神，并且皇帝还要带着皇后亲自参加。民间祭祀灶王爷要用糖，粘住灶王爷的嘴，以便灶王爷“上天言好事”。嘉庆皇帝写过一首祭灶诗：“嘉平小除夜，媚灶用黄羊。”“小除”就是“小年”的意思，诗中对灶王爷用了个“媚”字，对灶王爷这样的小神，皇帝有点不尊重，民间肯定是不敢的。

春节没有不贴春联的，但一般是在除夕这天贴。民间认为，贴了春联后，就不能到别人家里讨债了。皇家不存在有讨债的，所以腊月廿六就贴春联。清宫里的春联比较雷人：春联一直用白绢书写，民间遇有丧事的人家，才会贴上蓝、白色春联。满人的习俗，与汉人还是有区别的，人家从来没这种忌讳。

民间除夕要守岁，元旦（新年第一天）要“挖觉”。“挖觉”就是睡觉，寓意“挖窖”，挖到一大窖金银财宝，新年发大财，反正很悠闲。皇帝这两天，差不多累疯了。档案记载：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除夕，早上四时，光绪帝起床，先到各佛堂拈香，然后给慈禧太后请安，侍奉进膳、看戏；中午，再向慈禧太后行辞岁礼，接受皇后行辞岁礼；下午，再侍奉慈禧太后晚膳、看戏。元旦凌晨二时，皇帝起床，梳洗后着冠服，在养心殿各处拈香，然后到东暖阁举行开笔仪式，写吉语祈福，浏览新历书；六时，到奉先殿行礼，再回乾清宫进奶茶，在弘德殿内吃吉祥饽饽，实际上就是吃饺子；进食后，到坤宁宫拈香行礼，接受皇后等请安、道新禧和递如意，然后到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、道新禧；八时半，率王公大臣到皇极殿给慈禧太后行礼；九时半，到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行庆贺礼；正午，在乾清宫举行宗亲宴，也就是皇帝的家宴。宴毕，还要到阅是楼侍慈禧太后看戏，戏毕跪送。民间拜年，哪有这么累呀！

民间闹完“元宵”，春节就要落幕了，宫中也是这样。“元宵”是啥意思呢？“元”指“上元节”，道教理念中的三大节日之一；“宵”即是“夜”，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。这天的晚餐，皇帝与后妃要共享一道晚点：浮圆子。浮圆子即汤圆，滋滋润润圆圆满满。上元节晚上吃，这就成了“元宵”。佳节美食，融为一体了。

皇家生活还有哪些细节，逛一趟故宫不就解决了吗？但要知道，导游的精彩永远比不上专家团队的专业。

◆ 儿女情长

我的老父老母

章阳

昨天，老父亲将贰拾陆元五角现金交到我手里。他不说我也知道，这肯定又是卖废纸壳的钱。十多年来，他一直如此。

自我办公司以来，父母一直随我住在公司，力所能及地帮衬着我。父亲在公司生活区西南角的二层车棚的下面围了一个收纳间，将废纸壳、塑料瓶等收集到那里，攒到一定数量，等价格稍高时，集中卖掉。即便是几元几角钱，也一定交到我手上。我曾经跟他说：“这钱就归你吧，是你的辛苦所得。”他坚辞不受，回道：“是你公司的东西，就该归你所有。”后来我也就习惯了他这样。

几个月前，父亲跟我说，他还有几吨铜，想趁现在高价位卖掉。这真让我吃惊不小，问道：“哪来的几吨铜？”

“平时在你车间边角料堆里、垃圾桶里的废电线剥下来的，慢慢积攒着，一直没卖过。”父亲不慌不忙地回道。

时过不久，他真的将卖废铜的26950元现金交到我手上，再一次让我惊诧不已。做事汤清水利，是父亲一贯的作风，即便是生活中的琐事也不例外。每年春节，他将两位儿媳妇娘家人给他拜年的礼品分别放好，第二天就让我 and 老大原封不动地拿回来，说你们年轻人开支大，他们用不了许多。有时候，收到公亲的礼品，也常常分送给我们。

父亲平时在公司帮我们做一些后勤服务工作，母亲十多年也没闲着。母亲在农村时的看家本领很多，现在能用得上的就是种菜、养鸡。她利用生产区的空地，种了各种瓜果蔬菜，白菜、黄瓜、豇豆、莴笋、山芋、南瓜、芝麻、青豆等。她常常将刚刚采摘的各种新鲜蔬菜用塑料袋装好，放在我妻的车门旁，或吊在左边的后视镜上，待她下班带回家。种的菜蔬多，除了家庭吃一小部分，大多放到公司食堂里，再剩下的就用来喂猪、养鸡。十多年来，食堂师傅每年养两头黑猪，部分饲料就来源于我母亲种的菜。我们这也算尊崇桐城古训：穷不丢书，富不丢猪。山芋多了，磨成山芋粉；青豆多了，老了晒成黄豆。除了留一点自己食用外，剩下的也全部交到公司食堂，管食堂一年食用绰绰有余。

母亲在生产区的小竹园里，还养了十几只鸽子和几十只鸡。鸽子只养不杀，鸡用于人情往来。多年来，亲戚家老人、孩子过生日或亲戚家媳妇生孩子，她常常送一只自己养的鸡。家里过节、晚辈过生日，她常常将鸡杀好，毛拔干净，送到我们手上。鸡蛋除了自己吃一点，大多随着蔬菜一起分享给我们。公司要是来人，也可以提前通知她杀鸡。但我哪敢占有她的劳动成果呢？在母亲眼里，鸡就是最贵重的物品。

我的早餐，有时在家里吃，有时到公司食堂吃，有时上早点摊将就一下，这给父亲带来不小的麻烦。他早上总是用语音在微信上给我留言，问可到公司吃早饭，每天如

此，从不间断。我说如果到公司吃饭会提前告知的。但他就是改不了那个习惯。我只要到公司吃早饭，他立即跟食堂里师傅打招呼，做我最爱的蛋炒饭和韭菜煎鸡蛋等，生怕他们耽搁一分钟。中午，到了吃饭时间，食堂里没见到我人影，就在微信里问：“人呢？怎么还不下来吃饭啊？”对于我的行踪，他比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掌握得更清楚。我有时晚上应酬，或与几个朋友在一起“攒蛋”，每到九点半，父亲一定会在微信里留言：“回来了啊，都十点了！”过了十点，他语气就严厉些：“自觉点，都半夜了，明天没有事情啊？”到了十一点，如若还不见我回来，他肯定在留言里

很生气，或者直接打电话。于是，牌友们给我起了个绰号：“章十点”。

我工作上的事情，父母从不干预，也不用担心。他关注我的饮食起居，其实是担心我的身体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年轻时喝酒的豪气已不复存在了。除了因不胜酒力，更重要的是身体已经不允许我在酒桌上放肆。头天晚上，只要我稍微喝点酒，第二天早上眼圈发黑，或者眼皮、眼袋肿胀，父母只要朝我脸上瞅一眼，就知道昨晚又喝酒了。“你么原因啊？不想好了啊？这么大摊

子，不要好身体啊？”父母开始絮叨。我总是涎着脸，从他们面前匆匆走过，有时父母还跟在后面唠叨几句。

如果我接连喝酒或者熬夜，父母就开始着急了。父亲总是在我办公室门前踱来踱去，瞅着办公室无人时，就阴沉着脸走进来，直接坐到我桌前，平时不抽烟的他，拿起我桌上的烟自个抽起来，满面愁容。烟抽到一半，开始训话了：“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都是成人了，还这样让人担心啊……”他那痛苦不堪的样子，我真不忍直视。他继续道：“你要再这样，我就搬回老家住，我不管你，你也不用管我，两个人都清静……”我知道，他实际是在将我的军，知道我不愿意他们住乡下。父亲的烟一支接着一支抽，烟雾中透着极度的无奈与担忧。有时，他还喊上母亲。母亲此时也绝对站在父亲一边帮着腔，只是语调柔和得多。我只有一再认错，保证下次再也不了，他们才忧心忡忡地离开。

每年的栀子花开时节，他们总是用瓶或者碗装上水，再插上满满的栀子花，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、茶几上、台盆边，整个花期，室内芳香扑鼻。每逢端午节，办公室门口的艾草，不用问，也必定是父母放的。我小时候家居农村，没见过什么水果，最爱的也就是黄瓜了，直到现在都是如此。黄瓜上市季节，他们总是挑最嫩最水灵最好看的黄瓜，洗净，手拿的一端用餐巾纸裹着，瞅着办公室没人，父亲就蹑足送进来。“喏，来吃，地里刚摘的，洗过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递上。“好，放桌上。”不论我如何漫不经心，他总是照送不误。



漫画 解欣欣 作